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建三

齊物論第二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物固有。然物固有。有所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寒筵與楹屬與西施。快悒悒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陳碧虛云指馬之喻自司馬處向秀郭象

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閱公孫龍六論。內白馬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之說。乃知漆園述作有自來也。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

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指。覆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復為非指。矣。彼我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耳。聖人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得。無復是非。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不可於已。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譬夫筵楹。楹縱屬。施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悒悒悒怪道通為一。夫物或此以為毀。而彼以為成。我所謂

成。彼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無滯於一方。寄當於自用。因而不作。故也。不知所以因。而因謂之道。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與彼不一。無異矣。亦同眾狙。因所好而自

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付之自均。聽天下之是非。兩行而已。

呂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辨。不出於同體。屬足為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辨。不離於同類。屬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眾。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一。而同類也。則物之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為而成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為之者。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此物之所齊也。胡為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

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萬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人。而不自得。適得而近道。未可以為道。以其猶知其然也。知

是之無體而因之已而不知其然而後謂之道道所以通為一者以其小大美惡之所自起有在於是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以為不一也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不離乎七而皆怒皆悅此羣狙所以見高於公而公所以籠羣狙也亦因是而已。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比他指則以我指為是他指為非今欲息是非之辯反以他指為主以我指則他指為是我指為非矣以馬喻其義亦然反覆相喻則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是非同歸於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近取諸身則一指遠取諸物則一馬也夫無可無不可無然無不然者天下之至理也可道之道行之而成可物之物謂之而然已以為然而然之已以為不然而不然之皆不免於所係莫若任物之自然自可縱橫美惡復通為一則道無不成物無不然而其分也成也言道散為物其成也毀

也有始必有終夫道無成毀成毀者物之獨見分本以為器器成而本毀固在造化之間耳達者廣獨見而冥至理為是不用而寓諸庸蓋寄之常用則無往而不過無入而不自得斯為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為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復歸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強名之曰道也夫神明在身宜任其自然今勞而求其為一失之遠矣何異狙公賦芋朝暮四三名實無虧喜怒為用世人不通至理者與衆狙同乎喜怒是以聖人和同乎是非而休乎自然聽其兩行而歸乎一致也。

陳詳道註近取諸身以明天地則天地一指也遠取諸物以明萬物則萬物一馬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有體萬物雖衆不離乎有用不離有體則於空中猶一指而已不離有用則於天下猶一馬而已若夫道則無體而體以之成無用而用以之備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豈一指一馬之謂哉。

陳碧虛註指者指斥是非也凡人之情皆以此為是指彼為非彼不知非又指此為未是因執此指為是而謂彼指為非若天下無有相指者則物自為物不為人強物指自為指不矜此妄指物不為人強物則忘物指不矜此妄指則非指矣且不指物之指元無彼此是非為指物之指強生彼此是為非指也馬固有形色捨色命名蓋言馬耳言馬則天下之馬一馬也白墨不與馬今求色命馬故曰白馬求白馬則黃黑之馬去矣是因求色而失其形求色失形則白馬非馬也若乃時之尚白則以白為是以馬為非斯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也夫懷是非之心而不能齊者指物有彼此忘彼此則雖天地之殊猶一指也分種類之多而不能一者形色有去取脫去取則雖萬物之繁猶一馬也自其同者視之可乎可也自其異者視之不可乎不可也非道行之則敗敗則執謂之然凡順理則

然於然無物不然也逆理則不然於不然無物然也若諸理全當則無不然無不可而自然實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唯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處其毀壞哉論成則無毀論毀則無成其於道也復通為一故達者因道樸之不為世用而寄諸自用是用之者假不用也知不用之用則有得於已適得而盡矣猶有迹存焉知道之深者心冥體會而已已而不知其然無因是之迹也若勞神明以為一則如祖公之役知以籠羶狙羶狙之以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王雱註舉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已有指有馬矣故必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為得也天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於有在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該無不遍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變固自有不可然不然者但當冥夫至理不係於心而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不可不然皆為至理合乎至理則物

之縱橫美惡皆為一矣道又散而為物終則有始也成毀者物之妄見冥於理則無成與毀道通為一也雖然固不廢萬物之成毀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明而為一豈知其同哉故繼以祖公之喻朝暮雖異而手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任世情而不覈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人則和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

趙奩齊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驅馳之者則知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也

不可不然縱橫美惡快悒情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為通通則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已已則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是

未嘗有真知而離形去知以為坐忘非勞而何神即明也明即神也朝三暮四即朝四暮三感於是非先後而不知其同也祖公因衆狙之喜而從之亦因是也庸齊口義云指手指也以我指為是指則以人指為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為非指物我對立是非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養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緣有彼我故有是非若天職覆地職載亦豈可以彼我分乎此言物論之不可不齊也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說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然有所可既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橫直者各當其分美惡者各全其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物也凡物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毀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毀知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為用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盡矣人有勞若神明自為一偏之說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做此二

字以設喻與方生文法同名實未變喜怒隨之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而任是非之兩行也

褚氏管見云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

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

指非馬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

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

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

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

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曰

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

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

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

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

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

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馬

可喻以其與我為一也凡得其情而通

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

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犬物者得諸

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恐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為有

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

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

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

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

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

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

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

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

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此之謂以明

郭象註人而知夫未始有物則外不察乎

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無所不

應其次有物而未有封雖未都忘猶能忘

其彼此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雖未忘彼

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無是非道乃全道

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無成

與虧乎哉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

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

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

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不成而無虧昭文

不鼓琴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而

明之故知盡形勞技策假寐據梧而瞑賴

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因也三子自以殊於

衆人欲使同己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己之

道術終於昧然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

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成

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聖人

各冥其所能曲成而不遺今三子欲以己

之所好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

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扶愧悞怪則通而一

之使羣異各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已

不用而萬物之用用矣放蕩之變僣奇之

異曲而從之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也

呂惠卿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為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成虧乎哉胎氏之鼓琴師曠之技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凡光耀未盡以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猶圖而去之復歸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乎所以為是不用而寄諸萬物之自功此之謂以明

猶未至於彼此封疆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離俗學道已有封矣猶能知彼我異情任其自是非而非也夫道體渾淪本無彼此是非既立各止一隅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愛則有惡而彼是具焉君子論道本以救虧而言有所彰更成分別故莊子於此不定成虧之有無得意忘言有在於是古之聖人極高明則寂然不動此胎氏之不鼓琴也道中庸則感而遂通此胎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知皆近道而未至然其藝術之盛載之末年言終身不悟也不盡性則滑不窮理則疑耀者光之散也聖人之所圖不在於覺而在於妄故寄之衆人之常用而能不昧也

離乎道故未始有封有封者德也以無有生為首體屍者已困於封未涉於事故未有是非道未嘗虧而虧於是非之彰愛未嘗成而成於道之所虧道樸也是非器也器成則撲毀道江湖也愛濡沫也江湖失則濡沫與此成虧之所以長相仍而莊子亦不定言其有無在人以意求之夫不寶物而樂天樂也寶物而後樂人樂也胎文師曠惠子之樂皆不免於寶物其好徒異於衆人身之所欲明者卒於似是非也凡物未嘗無成亦未嘗有成以俗觀三子之術則無不成此所以耀矣不光而天下為之滑疑也

陳碧虛註未始有物即遊於物之初謂隱几者也其次有物而未有封嗒然喪偶之謂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善喪我汝知之乎是也是非彰而道虧道虧愛所以成果且有無成虧乎哉胎文師曠惠子之技性所長者而欲使性短者明之則知盡精竭不能兩得也大意在乎自明自治而已

若以明示他人皆帶技者也安可謂之成哉聖人以精奇卓異之事為煥亂非常故規畫領域處物之分內而寄諸自用則三子之技各有所明矣

趙虛齋註列子曰生物者則不得謂之無無極而太極也有太極則有陰陽是謂有封陰陽分而剛柔有體善惡生焉喜怒哀樂未發則未始有物謂之中則未始無物喜怒哀樂封也中節不中節是非之彰也中既發則性動而情矣愛者情之根本有動靜則有成虧矣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音三子各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同異之辯終於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厲齋口義云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

但見宵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先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繼以師曠惠子三子之技皆有盛名於世以終其身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天下故誇說以明之而聽者不能曉故終身無成堅白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為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滑亂而可疑似明不明也言聖人之心所主未嘗著跡故所見若有若無圖字訓欲聖人之所欲者正若此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貴真知而遺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塞其虛明

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又重提唱以警者人心伴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復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起乎形聲度數故不逃成虧技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唯已好之又將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終身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為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為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釋謂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為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夫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象註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則與彼類矣故類與不類相與爲類與彼無異也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其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是非去矣雖然試嘗言之有始也者言必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也者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有也者有則美惡是非具焉有無也者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又不知吾所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足於其性則秋毫亦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大未有過於秋毫若其性足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足於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爲一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

有言一與言爲二一本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以言言一猶乃成三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
呂惠卿註夫人所以不能遣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自也遣之而所遣者不去亦不免爲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遣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遣則我心之所自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故曰有無也者然有此無亦未免爲有曰未始有無也者所以遣其無也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遣其所遣也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俯仰之間昭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

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無名天地之始苟知此則我亦始於無名也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有名萬物之母苟知此則我亦生於有名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為一也

林疑獨註無言然後見獨見獨然後不類今且有言者欲遣其有而言出更自為有遣有歸無以求不類而遣之則更與為類故類與不類復同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然不言則無以悟天下之迷故試言之有始也者有形而可見見物不見道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見道未忘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此道之極致有有也者非妙有也有無也者非真無也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哉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然而未能忘言不得已而有謂其果有謂乎果無謂乎世人所謂小大者言其形吾所謂小大者言其道世人所謂壽夭者言其生吾所謂壽夭者言其無也秋毫近於無形以太山言之足以為大對無成虧而言太山又為小矣殤子近於無生以彭祖言之足以為壽對無死而言彭祖又為夭矣近於無生故能與天地並生近於無形故能與萬物為一也

陳詳道註夫道之在天下無終無始非有非無及散而寓於物則終始相循有無相生故自微觀之則有始也者有有也者自妙觀之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斯為至矣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體始者用也今先以有始而繼以有無即用以原其體而已夫道之為物無而非虛有而非實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故古之言道者常處以疑似而不膠於有無所以遺為言之累也

陳碧虛註有始謂道生一未始有始謂洞太無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視聽不及虛之虛者也此三者敘道未始有氣有有謂物形獨化塊然自有有無謂物形未始有無謂虛寂未始有無謂形兆之先沈默空同至無者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謂冥寂虛廓摶之不得無之無也此四者敘道未始有形俄而有無矣謂道無不在生化無時萬物卓然而起獨翺然而往復天地密移時覺其有無哉有謂無謂未免其迹欲超二者其唯忘言乎

趙虛齋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而上之至於無始無有既以為無而有我者存則不得謂之無然則所謂有無何從而知之乎天地與我並生無壽夭也萬物與我為一無巨細也纔說一即涉有言有言即有數自無適有不可勝窮唯無所適則所謂因是者亦無之矣況於非乎
虛齋口義云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即列子所謂太質太素太初之意

又謂若以太山為大天地更大於太山故太山亦可謂之小彭祖至壽比之天地又為天矣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萬物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草木昆蟲亦與我混然為一矣

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太山二十一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也故翻覆互言以破世人執着之見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秦珠容繫土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天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

滑如水赴壑莫覓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味味熙熙共樂清靜則養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今之辯哉並生為一大際與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若反可與知者道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吟也請言其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帝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脩胥救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言未始有常是非無定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左右異便物有理羣分類別遂競辯爭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物性分之表雖有理存焉未嘗以感聖人故不論六合之內陳其性而安之先王之志順其成迹凝乎至當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若由己以分別之不見彼之自別也聖人以不辯為懷衆人則辯已所知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大道無稱付之自稱大辯不言而自別大仁無愛而自存大廉無所容其味盈大勇無所往而不順以道明彼彼此俱失以言分彼不及自分物常愛必不周廉激然則非清皎逆之勇天下疾之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不能止乎本性而外

求無已猶以圓學方以魚羨鳥耳故所不知皆性分之外不求強知止於不知之內而至矣不言不道此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至人之心應而不藏理存無迹任其自明而光不蔽也昔堯欲伐三國而問於舜舜謂物之所安無阻也則達文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十日並出無不光被德進乎日則又無所不照今欲奪達文之願而伐使從已於道未弘故不釋然神解若物暢其性各安所安則彼無不當我無不怡也。

呂惠卿註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封也言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於是而有吟域矣夫惟有吟故有左右以至於有競爭言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觀六經之言則聖人之所以論不論議不議辯不辯者可知矣蓋理極則分有不分辯有不辯若欲事事物物分而辯之卒至於有競有爭聖人知理不可辯懷之而已衆

人則辯以相示而有不見也故道言仁廉勇五者皆圓而對其銳則趨於道矣心之出為銳圓而對其銳則不以生其心豈容有知於其間哉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天府者有萬不同而至富故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所由來此光而不耀者也堯欲伐宗膾胥救而不釋然三子猶存乎達文之間是未伐之也未伐而不釋然非應物而不藏物擇而後出者也德進於日其有不釋然者乎言智日之所未照故猶有是論也宗膾胥救之事史所未聞。

林疑獨註道有分者物物自分有不分者我未嘗分辯也者事事自辯有不辯者我未嘗辯物自分故分而不分事自辯故辯而不辯聖人藏而不言衆人辯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夫道無不在不可名稱不言之辯斯真辯也萬物各正性命吾何所施其仁哉大廉無隅故無所容其曠大勇不伎神武而不殺者也凡物滯則有圭角通則無方隅五者皆患在於滯道滯於昭言滯

於辯仁滯於常廉滯於清勇滯於伎若圓對其圭角以同乎大全則幾於道之方矣天府者自然之藏萬物所歸故任焉不滿酌焉不竭比性命之情不增不減求其所自來而不可得此之謂葆光其光在內蔽而不發也夫聖心冥寂各安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得此天府之所自藏葆光之所自出也。

陳詳道註道未始有封禪禪瓦礫無乎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存而不論議而不辯也及道降為德出而有吟以體則有左右以理則有倫義以言則有分辯以事則有競爭何望乎物之齊哉道昭而不道公孫休之徒是也言辯而不及公孫龍之徒是也仁常而不成墨翟之徒是也廉清而不信於陵仲子之徒是也勇伎而不成比官黜之徒是也此五者皆銳其圭角能判而圓之則近於道矣推而上之極於不可知之神所謂真知無知是也無乎不藏天府也不危其真葆光也此性之無喪無得者也

不言之辯無所不舉不道之道無所不通此即道以盡性之效也弘於道者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若以物我為心是非為辯而欲攻人於蓬艾之間至南面而不釋然則所希者小所損者大非所謂知葆光也

陳碧虛註無有入無間有封執所礙至言無不常有常執為定然可道可言豈得無規法左右倫義屬封分辯競爭屬言其封其言理有實際故謂之德六合之外聖人。不論理存則事道也六合之內聖人不議事當則言忘也歷代帝王治亂聖人詳議褒貶垂戒將來非矜其博辯也故分於內者不分於外辯於此者不辯於彼聖人懷之知者不言衆人辯之言者不知也大道不稱謂無所不宜辯仁廉勇五者備矣則於道無為於理自齊若乃一事傷當知以圓向方必與物迕矣故不越分求知以成自然之性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皆藏于人心豈非天府哉有形則注必滿有源則酌

必竭今不滿不竭者是知無源深之深無形形之大深大莫觀故曰葆光三子猶存蓬艾之間猶鶴鶴安於一枝十日比堯之德言其無幽不燭也道德經云大國不過欲兼小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趙虛齋註道未始有封無往不存也言未始有常無存不可也為欲明其是然後有封吟左右至競爭八者是也六合之外無形者也六合之內有形者也有形生於無形必有無形者為之本存而不論無言也論而不議有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是非於褒貶蓋出於不得已而諸傳又未必得聖人之心故曰有不見也莊子借此以自明其著書之意大道不稱至大勇不伐五者圓而幾向方也圓乃破觚為圓之義幾向方近於道也道昭至勇伐五者皆道一名立則道裂矣知止乎其不知則無能名焉道之至也不言之言有言言者不道之道有道道

者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無所底止不知其所由來併與知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宗膾胥教不見於經史下章言正處正味正色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四肢之於安佚有性存焉免敬克而去之雖處至尊不以為樂舜告堯以帝有真見則是三者安其所當安何必去之哉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是觀之則宗膾胥教似是寓言

庸齋口義云有封即彼我有常有所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生出許多吟域八德只是物我對立之意纔彼此對立說理說事便各有所主分辯無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六合之內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詳議以強天下之知見於史冊者皆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議然亦何嘗爭競是非凡天下之理忘言為至纔到分辯則是智中無見故有

不分有不辨也大道不稱謂無對立者大辨不言迺至言也大仁不仁無仁之迹狹藏食處曰噍滿也以廉為廉則意自備不得為大廉矣不伎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圓圓也已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曰葆光宗膾胥教事無經見亦寓言耳達艾之間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不能向化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真之不辨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

竟欲伐宗膾胥教一節似與上文不貫然句首加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此事不見他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獨首義載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教三也陳碧虛

音義亦引崔說一云宗膾胥支胥教三國人間世篇亦有先攻叢支胥教之語然觀者又當究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事迹拘也偶得管見附于編後以俟博識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豈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辨三條皆欲攻而去之以離言辨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竟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答以三子者猶存達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復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自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論議辨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武林通士 借 考 畢

建

齊物論第三

智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涇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懼獲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蕘鹿食芻蚶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狽狽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善欬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注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